

金鈴傳

左 鄰 著

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金 鈴 傳

左 鄰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8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張滿倉和李蘭英本來相愛，但蘭英向往城市，不安心農業勞動，一心想進城找工作，因而對滿倉冷淡，幸得李平對妹妹蘭英及時幫助，同時蘭英看到嫂子金鈴從城里回鄉積極參加農業生產，在批評和事實的教育下，終於認識到自己的思想錯誤，幾經周折，最後和滿倉恢復了愛情，全心全意投入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熱潮。

劇本以清新的風格，通過滿倉和蘭英的愛情糾葛，在如火如荼的農業生產背景上，展示了新的農村和新的人，歌頌了勞動和在正確思想基礎上的健康、高尚的愛情。劇本充滿了濃郁的新農村的生活氣息。

金 鈴 傳

左 鄰 著

*

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

〔北京西單金鈴寺12號〕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9號

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787×1032公厘¹/₃₆ · 印張2 · 字數57,000

1958年6月第1版

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-6,000冊 定價〔7〕0.24元

統一書號：10061.78

銀白的圓月，親吻着黑色的山嶺。

萌芽的垂柳輕輕拂動。

含苞纍纍的桃李枝頭微微搖顫。

永丰村——這個背向山坡面臨平原的小小村莊，酣睡在春色迷人的黎明中。

雪白的大雄雞伸頸長鳴。頓時掀起了一片雞鳴聲。

永丰村醒來了。……

沿街兩側的門戶，接連地開放。青年小伙子們、姑娘們攜筐帶鎬地接連地走出門來，成群結伙地向村外走去。

一家座北朝南的小門樓兒靜靜地關閉着。兩框上的對聯在月光下隱約可見：“建設社會主義，鞏固工農聯盟。”

突然，小門咣啷一聲張開了。一個身強體壯的小伙子，肩背着雙鎬，喜笑眉開地走出來。他就是張滿倉。他站穩腳步，像找什麼似的左右看看，隨後把一扇門關攔過來，門後掛的兩個小鈴鐺，發出一陣清脆悅耳的響聲。

在清脆的鈴聲中，另一家（和滿倉家斜對門）的姑娘——李蘭英，驀地从被窩兒里欠身坐起，眼珠閃閃地轉了几下，但即刻又恢復了平靜。月光透過玻璃窗照映在她的臉上，姑娘陷在沉思中。

她母親躺在炕上閉眼養神，忽然雙眼睜開，疑問地望着姑娘的背影，却一言不發。

這時，又一陣清脆的鈴聲自遠傳來，蘭英忽然揚起頭聽了一

会，随后眉头一皱，蓦地躺下去。

母亲問：“蘭英，怎么又躺下啦？”

蘭英不耐煩地：“甭管我！”同时猛力掀了掀被子，盖了个顧头不顧脚。

張滿倉背着双鎬站在蘭英家的門外，輕輕地敲着門，同时用一种特別輕柔的語气呼唤着：“蘭英……蘭英……”耳朵紧貼在門扇上，笑咪咪地細听着里边的动静。

門扇呀的一声張开了縫，滿倉兴奋地说：“蘭英！咱們快走吧！天不早啦！”

門开了，李大娘穩步出来。滿倉一看，急退后一步，啼笑皆非地说：“我当是蘭英哩！”不自然地放下双鎬，問：“她呢？”

李大娘：“蘭英还没起哩。”

滿倉：“快叫起她来吧！天不早啦！”李大娘哎了一声，轉身而去。滿倉望了望月亮輕輕出了一口气。

蘭英結着扣子走出来，句話沒說，她猛的靠在牆上，嘴斜到肩膀子上，还是閉口無言。

滿倉上前認真地说：“今天咱們可落后啦！你怎么这两天老起不来！”蘭英不語。

滿倉提起另一支鎬說：“你看，你的大鎬我給你收拾好啦！今个保險再脫不了鎬头啦。”說着遞給她：“給你！”

蘭英馬上来了个嘴啃牆，說：“以后你起五更別叫我来啦！”

滿倉一怔，收回鎬头，問“怎么啦？”

蘭英：“不怎么。”

滿倉疑惑地問：“跟你媽吵嘴啦？”

蘭英从东牆急轉西牆根，說：“你甭管，以后起五更你就別来叫啦！”

滿倉意識到問題的严重了，但仍压住气說：“起五更叫你，也是你告我說的。”

蘭英掉轉身來，用肯定的口氣說：“從今以後，別再叫我，這也是我說的！”說完急步入門，噹的一聲把門关了。

滿倉氣的呆呆站立，眼神四下無着。最後，一蹶腳背起雙鎬走開了，走了不到十几步，忽然察覺到自己還背着她的鎬，馬上轉身又回到門口，想叫又難張口，放下鎬就走又怕丟了，最後，拿着大鎬向門上撞了几下。

蘭英在門里問：“誰？”

滿倉：“我！”

蘭英：“干什么？”

滿倉：“鎬！”門驀地開了個縫，從門縫中伸出一隻手來，滿倉一看，有氣地道：“你得了半身不遂啦？你出來我也吃不了你！”氣的把鎬往地上一擡，蹶腳走開了，路過自己的家門口時，一看門還開着一扇，有氣地一关，就向村外走去了。

在門鈴的響聲中，張大媽拿着一件夾襖邊喊邊跑地追出來：“小倉兒！小倉！你這死不了的呀！我這門惹着你啦，半夜三更的你這麼擡打它？”她抓住門扇，像檢查似的晃兩晃說：“怪我不送羊羔兒入社，你個小兔子就想法子坑害我。”剛要轉身進家，忽又發覺自己手中的夾襖，自責地：“你看，叫他把我都氣糊塗了。”馬上揮手高喊：“小倉兒，滿倉，再穿件衣裳！”向前追趕着：“倉，給你穿上夾襖，天兒涼！”一直嚷着追向遠方。

二

太陽高高地離開了地平綫，村郊山野，春光明媚。

在那高出河身的平地上，青年男女們正在緊張地修築水渠。

在坡沿古老的柳樹上釘着一大塊木質標語牌，上寫：“男女齊動員，旱地變水田，年年多增產，歲歲慶豐年。”

小伙子們赤臂油光，姑娘們盤髮卷袖。笑聲，喊聲震撼了春郊原野。真是萬畝揮舞，土浪翻頭，勞動的洪流，顯示着改變山河的

气魄。

張滿倉赤臂精光，掄動鎬頭，滔滔的土壤在他的鎬下翻花起浪。

魏淑芹和馮素梅抬筐運土。魏淑芹以夸獎的口气對滿倉說：“滿倉刨的勁頭兒真足啊！”

滿倉斜了她一眼擦了擦汗，又刨起來。

馮素梅笑着說：“滿倉！起五更吃了什麼啦，大清早兒這麼有勁？”

滿倉一邊刨着，一邊喊道：“吃秤砣啦！”

韓秀榮正在鋤土，忙制止地說：“素梅你們快抬吧，別光逗啦！”

崔大成跳到渠牆上擦着汗四下探尋了一番，又跳下來走到滿倉後邊，揚手照滿倉脊背打了一拳。滿倉停住，回頭望望。大成問：“蘭英怎麼沒來？”滿倉一聽，句話不說，更狠狠地掄起鎬來。大成攔住又問：“你起五更沒叫她？”

滿倉：“叫啦！”摘下頭巾擦抹着脖子上的汗。

大成想了想，問：“叫了為什麼沒來呢？”

滿倉不服氣地說：“她不來就拉倒！”說完又狠狠地刨起來。

大成無奈地向他後脖頸子虛點三下：“哎哎哎！”壓低聲音咬着牙說：“照你這樣，一輩子你也娶不上老婆。”

滿倉掄着鎬頭也硬性地回了一句：“不——找！”

大成洩氣地出着長氣說：“真是給你使不上勁哪！”說着又爬上渠牆去，踏着牆上的松土走到婦女們工作的地段，對着他媳婦韓秀榮問道：“蘭英怎麼沒來呀？”

秀榮收住鐵鍬，眨着眼說：“我說不清。”

大成玩笑地指着她：“你這組長真是官僚。”

秀榮想了想，好像覺察到什麼問題似的：“不光蘭英沒來，大金子也沒來呀！”

大成肯定地說：“這倆人一定是捉弄什麼鬼事哩！”

秀榮有氣地說：“跟大金子那號人學不出什麼好事來。”

他們倆在這說着，魏淑芹和馮素梅抬土看到了。魏淑芹嚷：“喂！大伙看啊，這小兩口兒說知心話兒哪！”眾人向秀榮望去，秀榮爬上溝去，拿起土塊向馮素梅她倆扔過去，引起眾人暢朗的哄笑。秀榮轉身立在溝壠上高聲喊叫：“誰知道大金子為什麼沒來呀！”眾人都說不知道。這時馮素梅送土轉回來喊道：

“這幾天淨看見她到蘭英家里去。”

秀榮一聽怔了一下，立即跳下溝去從人群中擠到滿倉身邊，問：“滿倉，你知道大金子找蘭英有什麼事嗎？”

滿倉被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激起火來了，驀地把鎬一揮：“你問的這事真新鮮！”把蒙頭巾一抓喊道：“你當婦女組長的都不知道，我怎麼會知道呢！”

眾人大笑。

秀榮煩躁地展放着褲筒，打打身上的土：“我找她們去。”

三

一個小小的院落。座落東、南廂房各一間，蘭英母女同住在東屋。

飯後，李大娘刷理着碗筷，蘭英伏案埋頭寫信，大金子在她身後急躁地催促着：“快点，快点，天不早啦！”一邊催着，同時對着牆上的大鏡子梳理着兩根辮子，拉一拉双肩高聳的花襖衫。

李大娘說：“大金子啊，這麼忙的大春天，進城有什麼要緊事啊？”

大金子愛理不理地說：“無事不進城，進城必有事。”

李大娘：“你給社里說了嗎？”

蘭英搶着說：“娘，你快喂豬去吧，少管閑事。”

李大娘也不示弱：“我不問啦，怪我多嘴。”端起大泥盆出去了。

蘭英拿起信封，裝入信紙，立即在封皮上寫：捐給中國人民銀

行李平哥哥收，写完交給大金子，恳切地嘱托道：“这信千万别叫別人看哪。”

大金子：“連你大嫂也不叫看嗎？”

蘭英：“哼！哥哥嫂子，一条褲腿子，想瞞也瞞不了啊！”

大金子裝着信說：“你放心吧，这信保險捎到了。”

蘭英：“亲手交給我大哥。”

大金子：“錯不了。”

蘭英：“我的事，你千万要把嘴閉的严严的，可別胡嚷嚷啊！”

大金子：“我这嘴要是閉上了，秤鈎子鈎都鈎不开；要是破褲子先伸腿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我这次进城結婚的事，誰也不知道。”

蘭英一惊：“怎么！你这次进城就結婚嗎？”

大金子自負地說：“你看，我要不說，你还不知道呢。这次去了就結，可不学上次啦，等了半年六个月也沒搞成，可后悔死我啦。”

蘭英：“你这个对象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”

大金子自豪地：“交通工作。”說着掏出一張四寸全身照片，叭地拍在桌上說：“看！交通警。”

蘭英一看，說：“噫！可真好！”

大金子又照着鏡子搖頭晃腦地說：“你是沒看見真人哩。”說着，驕傲地努努嘴，隨即指点着照片：“你看多好啊！穿的是藍褲子，紅道道，雪白的褂子綠帽箍兒，多大官坐的汽車也得听他指揮。哼，可棒啦！”說時眉飞色舞，手脚乱动。

蘭英推了她一把：“这回可把你乐死了！”

大金子一把將照片夺过去，指着蘭英：“你甭說我，你大哥一看信，將來在城里給你找一个，保險比我这个更好。”蘭英不好意思地向她扑去，大金子抄起小包袱跑走了。

蘭英追着喊：“大金子，你可要回信呵！”

大金子向蘭英擺擺手，一轉彎溜入了小胡同，拐彎抹角，藏藏躲躲，剛一出胡同，恰巧遇到了婦女組長韓秀榮，當時的大金子真似涼水潑頂啊！吸了口冷氣，回身又入了胡同，拼命地奔逃。

韓秀榮一看，馬上大聲喊叫：“大金子……”緊跟着追入了胡同。

二人追趕着，呼喚着，追過街頭，鷄鴨亂叫，老人們張着疑問的眼睛看他們跑過去。

大金子跑出了村，韓秀榮呼喊着追出了村，最後大金子跑遠了。秀榮心有余力不足地站在高坡上大聲喊叫：“大金子！你跑什麼呀？我給你說話！……”這高亢的聲音傳到了渠邊上，把正在勞動的人群也驚動了。有的人便站在渠壩上，目光齊射到遠方大金子的小小身影上，爆發出暴風雨般的呼喊聲和狂笑聲……。

秀榮急走到蘭英家里去，進門就問：“蘭英！大金子到這來了嗎？”

蘭英：“來了又走啦。”

秀榮：“我知道走啦，我是問她到你這幹什麼來啦？”

蘭英隨機應變地：“她說她要進城去，問我捎東西不，我說不捎，她就走了。”

秀榮攥住蘭英的手勸誠地說：“蘭英啊，你可要小心啊！淨跟着鴨子走道，早晚得落個羅圈腿呀！這些日子你出工也不積極，社員們對你都有了意見啦。”

蘭英不高興地說：“有意見就提吧！我也不能封住誰的嘴。”一甩手背起鎬頭走出去了，秀榮向着門口注視着。

李大娘走近秀榮，說：“她這幾天吃了橫肉啦，誰說她就給誰吵。”

秀榮：“大金子這幾天老往這來，到底是什麼事啊？”

李大娘：“捎信的事。”

秀榮：“給誰捎信？”

李大娘：“蘭英給她大哥捎的信。”

秀荣：“捎的什么信哪？这么怕神怕鬼的！”

李大娘輕輕地拍了秀荣一下，說：“哎，我的侄兒媳妇啊！閨女到岁数啦，自个兒有自个兒的心事，給她大哥捎信，还不是叫大哥在城里为她多操着点心喂。”

秀荣了然地：“找个对象？”

李大娘笑着：“可不是嘛。”

秀荣握紧双手，長出了一口气，呆呆站立。

四

吃早飯了，挖渠的人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去。滿倉低头緩步，剛要进家，秀荣从蘭英家出来叫了一声：“滿倉！”

滿倉轉身站立，秀荣走到他身边說：“大金子走啦。”

滿倉：“看到啦，她上哪兒去啦？”

秀荣：“进城去啦。”

滿倉不滿意地問：“这大忙时候她进城去啦？”

秀荣：“不光她进城，把蘭英的心事也帶到城里去啦！”

滿倉大吃一惊：“什么事？”

秀荣：“蘭英給她大哥写的信，大金子也捎走啦。”

滿倉紧紧逼問：“什么信？”

秀荣：“托大哥在城里找对象的信。”

滿倉一听，立即直眉橫目地一声不响了，片刻冒出一句：“都是好吃懶做的家伙！”說完扭身进家，咣啷一声把門踢开了。

張大媽正在院子里，手捧着糗糠喂着兩只小綿羊，一見滿倉气呼呼地进来，大娘又嚷起来：“你这敗家鬼呀！現放着手不使，你非用脚踢我的門干什么！”滿倉一声不响，甩起臂膀把大鎬扔到一边去，随后一屁股蹲在房簷下的台阶上。

大媽拍了拍手走过来，俏皮地說：“看你像立了多大的汗馬功

劳啊！回家来就腰硬脖子粗了。”說着进到房里去，瞬間端着面条出来遞給滿倉，安慰地：“吃！”滿倉不接。她把碗一頓，放在滿倉的脚下，随后又端出一碗窩窩头，又进屋端出一盤鹹菜放在地上，說：“吃吧！我把供摆好啦，別楞着啦，看你比灶火爷还架子大哪！”

滿倉端起碗，用眼斜看了一下門口，有气地問道：“娘，你那串鈴鐺什么时候才摘掉啊？”連三并四地吃起来。

大媽又回到喂羊的地方撫摸着羊羔說：“狗長犄角的那年才摘掉哩。”

滿倉：“你快摘了吧，我心里麻煩。”

大媽：“摘了以后，若是羊跑了，你給我追去呀？”

滿倉：“成天鬧的滿院子鷄羊乱叫，你也不嫌麻煩。”

大媽：“猪羊都是家中宝，我不嫌吵的慌。常說的話：‘猪羊滿圈，庄稼好看。’社里叫我养，你倒嫌麻煩了？”

滿倉：“羊倌老九爷見面就給我說，（学老九口气）叫你媽把羊羔交給我放吧！長的又快，膘儿又肥呀！”滿倉指指母亲，“你就是不听劝。”

大媽：“羊倌老九那老杂毛兒，成天叫高粮水子燒的他說胡話！他是不知道啊，我买的是冬羔兒，买了来我一碗粥一碗湯的喂呀喂呀，好容易喂这么大了，我自然是舍不的离开它們。”

滿倉：“气急了我，我就把它倆踢出去。”

大媽瞪他一眼：“你踢我的羊羔兒，我見社主任去，告你个破坏副業大生产的罪名。”

五

黄昏。中等城市的街道上，路灯已燃，車輛行人，来往不断。“中国人民銀行职工宿舍”的木牌子，挂在門旁的球形灯下。

蘭英的哥哥——李平，正伏在桌上給蘭英写回信。

金萱（李妻）腰間系着圍裙，从外屋走进来收拾桌上的报刊和

蘭英給哥哥的來信。她拿起信封看了看，微笑着放到另一邊去。

李平把筆放下，說：“真怪，真怪，我越寫越有氣。”稍停，“為什麼她非要到城裡來找對象？”

金萱：“快寫吧，別生氣啦，飯快熟啦。”

李平又拿起筆：“我非狠狠的吹她一頓不可！”

金萱：“吹一頓也解決不了問題。還是把道理說清楚吧，蘭英也不是鑽牛角尖的人，常開導着點就開明白啦。”

李平望望金萱：“嘿，你說的真輕鬆啊！這是思想問題，絕不是三言兩語能說通的事。”

金萱：“我原來和你結婚的時候，不是也和蘭英的思想一樣嗎？可這時候倒想鄉下了。現在說叫我回鄉參加農業社去，我拔腿就走，就怕你還舍不了哩。”

李平一听放筆大笑，說：“你把我看成媳婦了。”說着跳開開凳子，雙手推住金萱的後腰：“來來來，你給她寫。”

金萱不好意思地：“看你，看你，說正經事你也這麼撕皮勒肉的折騰！”

李平：“快寫，快寫。”

金萱：“一封信怎麼能兩人寫呀？”說着她指指玻璃窗：“快放手吧！這麼推推搡搡的叫外人看見了多笑話呀！”

這時外面有人敲門。金萱說：“進來。”

門驀地開了，小劉領大金子進門。

金萱忙說：“噯！牛郎織女來了。”

李平急忙謙讓地挪着凳子說：“來來來，快請坐，請坐。”

小劉：“不坐啦，不坐啦。”

金萱一邊欣賞着大金子新燙的頭髮，一邊拉她：“快坐吧。”

小劉：“我們請你們來了。”

李平：“什麼？”

小劉：“請你們喝喜酒去！”

金萱一驚：“啊？要結婚啦？”大金子笑了笑。

小刘：“今晚上就办。”

李平：“这么快，买点礼物也来不及啦！”

小刘：“算啦算啦，先喝酒去要紧。”拉李平。

李平：“不不，一定要送点东西，这么大喜事得表示表示啊。”

回头又对妻子说：“金萱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金萱：“我快到街上买点去。你们缺什么？”

大金子：“什么都不缺，你别去啦。”

李平忽然想起来：“有啦，有啦。”跳上凳子摘下墙上挂的一卷纸来说：“这还有一张虎皮宣哪！咱快写副对联吧。”

小刘：“你别费事啦，快走吧。”李平不管，展开纸。

金萱：“写个什么词儿呀？”

李平夺口而出：“花烛之喜？”

金萱：“太老气了。”

李平又说：“互助互爱？”

金萱：“这听着也不新鲜。”

李平敲着脑袋，忽然大喊说：“城乡交流，物资沟通！”满屋大笑，大金子捂嘴坐到床上。

六

满山遍野，百花盛开，林荫茂密，河水畅流，群鸟展翅腾空，白鸭在塘中漫游。——初夏的风光，给乡村带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山歌高亢，由远而近，原来是羊倌老九正在放牧着浩大的羊群在山岗上吃草，他纵情地唱着山歌。唱词是这样的：

太阳哪咯一个出呀哈红艳艳，

鸟儿哪咯展翅呀哈飞上青天。

娃娃哪咯醒来呀咧抿着嘴笑，

婆娘哪咯醒来呀咧蒸团团。

好年哪咯盛景呀哈人人欢乐，

五谷哪咯丰登呀哈太平年。

他一面唱，一面空打着羊鞭，那嘹亮的鞭声震撼着山野。

刘主任骑着飞跑的小毛驢，从平原小道上飞驰而来，他脸上裂开了开朗的笑纹，欣赏着老九的歌声，待歌声刚一停止，他在驢上扬头大喊：“老九叔……”

老九在坡脚下手遮凉棚一看，立即应声：“哎……”

二人到了一起。刘主任下驢爽朗地笑着說：“老九叔啊，你嗓子真好啊，听着还有点童男子的声兒哩！”

老九大笑着說：“老棺材瓤子了，哪还有童子音啊！心里疼快就豁着嗓子瞎咧咧。”說着从怀里掏出小酒葫蘆遞給社長：“主任，你来几口。”

主任爽快地接过去，痛飲了几口說：“哈哈，好劲头子啊！”把葫蘆奉还老九。

老九笑了几声，問道：“咱社里的抽水机买好了嗎？”

刘主任痛快地說：“买好啦，連柴油發电机都买妥当啦。县委宣傳部还给咱們的水渠取了个名兒。”

老九紧問：“什么名兒哪？”

刘主任：“叫工农渠。等挖的差不多了，工人老大哥就帮咱們装机器来啦。”

老九：“这一下咱們社可大鬧起来啦！”

刘主任：“一点不假，駱駝給象咬架，大干。”

老九指着远方說：“抽水机一安好了，咱們这上坡地就变成粮食囤啦。”

刘主任补充說：“簡直是金囤銀囤白面囤啦！”說着拍拍老九腰間挂着的破噴呐說：“老九叔啊，今年大丰收了，你这个玩意兒該換个新的啦。”

老九高兴地摸摸，笑着說：“換新的，換新的。哈哈，我吹了一輩子这玩意兒啦，到底把社会主义吹来啦。”又笑。

刘主任說：“換了新的你老還接着吹共產主義！”

老九：“對對對，咱們接着吹共產好主義！”二人大笑，連小毛驢也踢騰起來。

刘主任縱身上驢。老九緊上前兩步問：

“主任，我想跟你打听打听……”

刘主任：“什麼事？”

老九再湊前一步神秘地問：“是咱們村里那個大金子到城里找了主兒了嗎？”

刘主任哈哈大笑起來，說：“庄稼人眼皮子淺啊。人家早就結婚啦，大叔你怎么憑空的想起這事來啦？”

老九：“是呵，我擔心閨女們都跟她學，咱村的小后生們都打了光棍可就糟啦！”

刘主任：“大叔你放心吧，絕學不了你。眼下咱村里男女搞對象的足有八九對，等今年丰收了，娶媳婦的喇叭得吹破了街呀！”

老九拍着小驢臉，從心底里發出了無聲的歡笑說：“好好，看着小后生們成家立業那多好啊！”

刘主任說：“是啊，像大金子那樣好吃懶做的人，到城里去也得好好的改造改造。今天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，游手好閑好排場是吃不開啦！”

老九點頭：“對對對，你快走吧，別耽誤你啦。”

刘主任：“我走啦。”催動毛驢走起來，回頭叫道：“大叔以後有不明白的事你可找我去呀！”

老九喊：“聽到啦，以後對年輕的人們可常開導着點啊！”刘主任發出响亮的回應聲。

七

輕風爽氣的黃昏。蘭英家院子里的對葉梅輕輕搖動。

李大娘慈愛地端坐在院中蒲墩上，撫喂着一群茸茸的小雞。

秀榮和馮素梅面帶微笑地走進門來。秀榮叫了聲：“大媽，蘭

英呢？”

李大娘一看，說：“蘭英給大金子家里送信去了。”

馮素梅問：“怎么，給大金子家送信去了？”

李大娘：“你李平大哥給蘭英來了信。大信里套了一封大金子給她家的小信。”

秀榮笑着說：“李平大哥給蘭英写的什么呀？”

李大娘：“光听說蘭英的大嫂要回到咱們鄉下來，別的蘭英也沒說，拉搭着眼皮就出去了。”

馮素梅說：“这一拉搭眼皮，里边就有故事眼兒了。”大娘笑了笑，秀榮也抿了抿嘴。

李大娘：“找蘭英有事嗎？”

秀榮：“叫她到夜校去，開婦女小組會。”

李大娘：“她回來我告訴她吧。”

二人向外走着。秀榮說：“叫她快点去。”

李大娘：“哎。你們不呆會啦？”

馮素梅：“不啦。還要找別人去哪。”

民校課堂的大窗戶，通通敞开着。丰滿的大樹枝葉給窗外搭着自然的涼棚。小鳥在杈極間嬉耍着。

寬闊的課堂里只有滿倉一人在埋頭學習。他有时深思地望望牆上的毛主席像，又低頭去在日記本上写起来。

桌上放着一本“肥料使用法”小冊子。滿倉在日記本上写着歪七攪八的字樣：“硫酸銨含氮”，写到此處止住筆，又抬頭注視着毛主席肖像。

这时，蘭英从远后方門口处驀地跑进来，剛要說什麼，一看屋里空洞洞的，只有一个人趴在最前排的桌子上。

蘭英向前几步，望着滿倉的后影問了声：“誰？”

滿倉回头一看，蘭英怔住不动了。滿倉又轉回头去，心緒立即波动了，零乱地在本子上画起圈来。